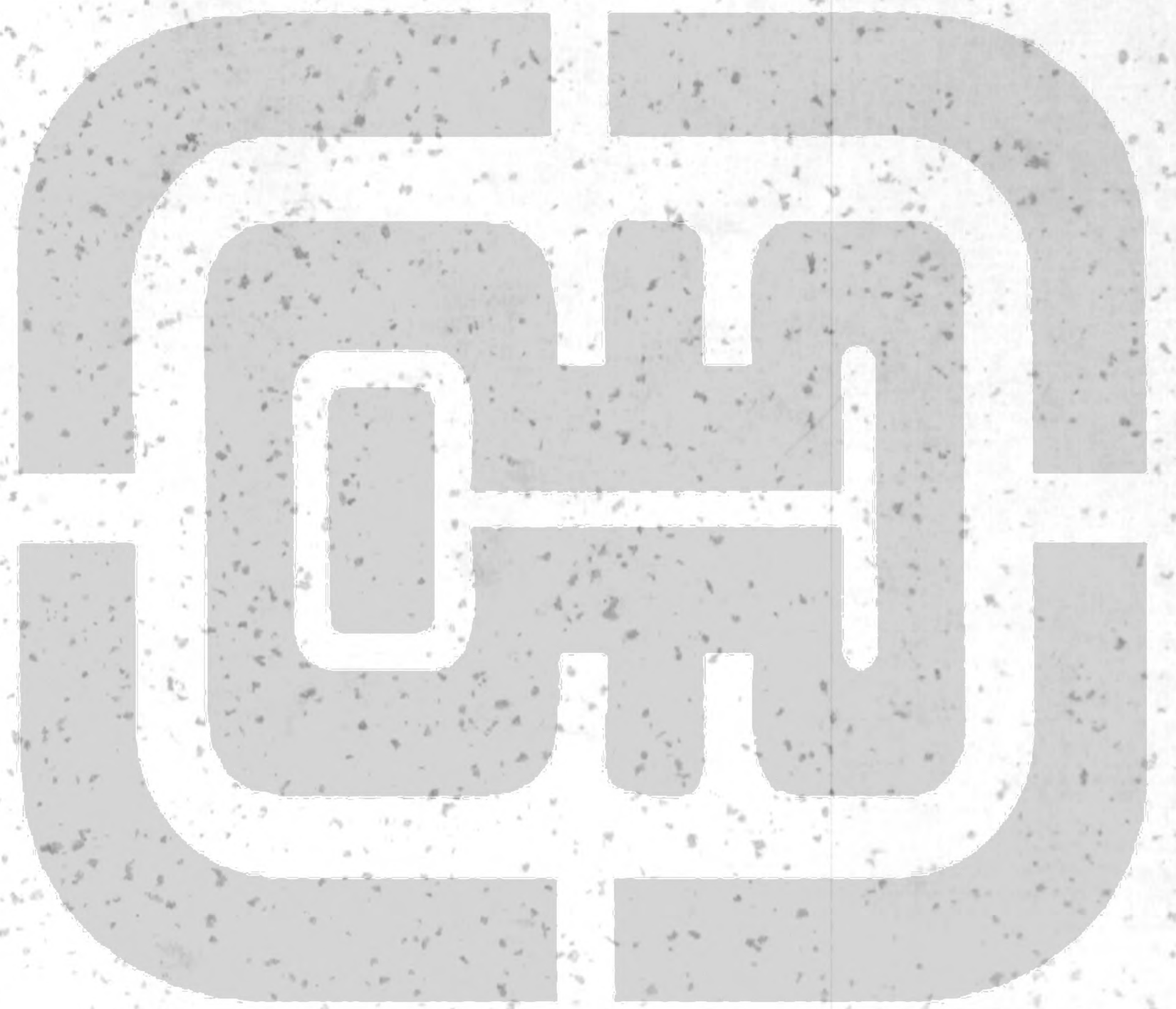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禄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宗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

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嘗將相者其及子
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
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
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
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
自中允以來漢人父子　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
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
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
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
夏甚盛强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
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
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
於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
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
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
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
璮誅得出　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奥魯總
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

案圍呂文煥襄陽四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鑽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澧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關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其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塊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瀯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

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敗江西宣慰使天祥復
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
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
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
宗世傑復立衛王亢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
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
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
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
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
崖山勢計窮蹙　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
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
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
朝京師　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
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
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
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
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
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
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
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

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揮王以公殿賊閉衆平關傅藥弩矢射公貫膝負
創奪關出境以妻發喪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
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
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玉
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
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
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屢絕且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
也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
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
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
姑氏心也覆是夕矣始 [illegible]服喪嗚呼死而精
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
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蓋子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卑徂東台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蠡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

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迺陟潛沉寖向用公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鬬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予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壞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避來
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顛
裹轡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迺今還
歸粉篆丹旃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扆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
邊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
海其流或枯廟王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
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
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
將移師取宋乃揔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
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
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
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
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
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
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
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
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
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
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閔其病重煩以政
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
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
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
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
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

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
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
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
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
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
保定云
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
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
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
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
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
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
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
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
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兩賊將璮聾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
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

兵民之權故也以此問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
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
入宿衛 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
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
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
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
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
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 上前曰臣以爲爲朝
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
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
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
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
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
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
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
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擅所
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
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
斷粮道絕郢復之授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

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横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壓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

一年丞相伯顏師師代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壘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隃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駙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术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絶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田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

傑孫虎臣悉其國之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户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

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
國朝之制無漢人與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
稽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
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
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
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
乎汝嘉今付汝太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孀未息延命海渚奉 遠征無所事於衣帶
也苟以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出上方寶劒名甲聽
自擇其善者既拜賜日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
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
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
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
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
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
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
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

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宋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至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劒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

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畧絶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録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嶺弘正掩擊獲之請文丞相以至樁以戈使拜不
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咸諫王曰敵人之相叵
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及四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
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
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
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
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
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
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
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
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
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
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
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
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
滅者則有信史與李主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
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
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脩樂歌焉其辭曰

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粤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鋭養完牛酒旨豐王乃扣閤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瑜辰往臨厥都雷飛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遂其庭氣直辭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弃于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
乃錫神劒名甲副之扶瘴排炎鄭爲清夷膠舟于
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來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
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鯤鱷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
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舄佩圭
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
子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
降在側孰是不顧來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
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
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
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頎頎我
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銘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與
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兩既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嘆咨毫庶士孰
知其它王有嗣子柏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獻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
帝尚仁孝靈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豪髮臨軒待
之命遄其驅詠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
舍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
惟世臣謹度不淪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　帝衷以世師
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
臣孛蘭肹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
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嵛山
太祖聖武皇帝當蓟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奈蠻俾近臣劉仲禄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
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　帝之

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
脩身　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
言又以訓諸皇子者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
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
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
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
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
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故
萃衆智驅群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
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
事至殷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
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
風之振林槁非囿夫祝槀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
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

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
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
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于
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
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
巳卯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
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
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
場避寇乎叛城絶糧於莽闃之沙漠自崑崙四年
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溧
裘皸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
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
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
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
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
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
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 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若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 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輙報可豈天固存 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闕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交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

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　先皇之開醮祠者
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梶而止自今其惟
以　先皇成命從事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
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
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
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
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
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
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醻至恩其子若孫與雲
仍其來亡極者爲　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也
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藝平下土既奠南
邦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
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
飛之騁确确其艱孰灼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
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
來及之雪山年已徂糴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
至言身國之本維　帝乎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予

訓史書虎符寵綬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
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
物宏 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
衆有一絶一繼孰世其守有感其道而否臧之人
曰不然

太祖皇之矧我
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
靡穹臣拜稽首 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 帝欽崇驅
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
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兌弦
王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
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縣不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
請于 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
以永 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

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平四百五十規
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顓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
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
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
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
學士劉孫書徵士蕭剡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
馬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寔繇
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
而言曰在昔
憲廟大封宗室以
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
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
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閒
容車帳閒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
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
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
時楗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
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棊錯於是關者靡不
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勅磎竭蹷如恐于

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户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絇縑爲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寔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事於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驆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吉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潏潏將不千里其藩輔　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畢柳恒遠之宮而弗遑處爲　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手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慺慺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守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爗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昨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爲嶽寔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爲宣鼇則表寺之名莫延鼇爲宜也銘曰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四方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脩乘輿必駕帶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　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袵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顧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　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門　帝師京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鍾之音梵唄之力鼇　帝之

餘必王見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姚燧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
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
成宗既祔廟矣而惟　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
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
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
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
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
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
皇曾考妣　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　皇考太后之厚澤深
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
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
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己
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
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勑行工曹覽其外垣

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
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
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跌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
金爲席臺及跌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
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
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
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
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
延爲行守屬之後殿庫廄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
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
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興時臨留必信宿久
或旬浹其急其成爲如何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
正月八日大慶禁貫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
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
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誄曰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
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
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
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

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勑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
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
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
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
魂魄猶思沛　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
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
輿留居者半以故　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
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刹位置行列
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徃聖今聖蕃福祝釐者尤
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詒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

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繫然而新必甚懌曰聖
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
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
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
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
維昔　天子寫杼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
頌又假相臣汝徃教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茲
三年大立細拾垂欲落之而陟配天
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勑爲前古
有是而其所無　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
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
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
皇帝爲　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
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　大帝建極當至元
乙酉方廿有八年　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
參上以慰安　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
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
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
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
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
智晦明以藏其用　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
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
順考陟方又二年　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於
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
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桅鼓一鳴召至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者
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乘承今億萬年大
德二年詔　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
今皇上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
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齏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
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
牛羊馬駞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
之隆福宮　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
今皇上四年　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
安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
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
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
殄殲大慝清宮以待
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
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
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
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
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
爲二堂行宮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

覺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抵撫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陛戺之崇題榱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脩薦福冥冥或者

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　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鐫石以頌功德勑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微故惟如勑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劌劌其廉秩秩其正於斯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

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爲烈無競

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

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

位畀據其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

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

下爲以天下爲誰專　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　皇上之

心初豈以已賞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剌吉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昌有土肇自

太祖皇帝成於

世祖　裕皇而　順宗皇帝今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

上篤親睦之誼承　成宗　武宗惇叙之志以有今

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

宮之東曰報恩盡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

無極上以命詞臣臣鉅夫謹按

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勲有分地約世婚而　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

世祖

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尚帝季女囊加真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勲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爲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諄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

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諄不剌魯王逮今嗣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傳以輔之爲之群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剌氏維古塗山有娀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庾庋經之室棲碑之亭金碧焜華棼橑宏密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巳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禄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　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

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
乘宜　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斁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歟盛哉臣鉅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　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剌忠武洸洸佐定
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
我　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彊應昌既邦魯國是
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
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
于　祖宗洎我　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
是崇廼集群材廼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
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
列屋周阿丹題藻梲電轉星羅彤雲承霤翠霧凝
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翕和寒松
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盤石其宗礪
山帶河　聖母萬年　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
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
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
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
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
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縣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
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
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
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須以
成化俗儆蒙繫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
爲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粤惟　皇祖置
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
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
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迷修聖明將於是有在
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
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
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

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
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
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竊以爲天
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
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
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
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
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
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
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
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群動
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
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
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
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
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
專固則求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
群生厥性有恒驕驁忽闢失常是行沉昵昏惑執

安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
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
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珎極瑰龍伏藻井雲凝
瑶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耄穉畢觀心掉膽摧相
既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曁于　仁皇益闡乘教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
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　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
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
萬卜年刻銘堅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
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
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
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
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王
士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
士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
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
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

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廼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
諸　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
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勵乎此也茲寺
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
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斁彝則迺睠明哲是保是
翼俾乂而安弗邇以逖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
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
在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
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闢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
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
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
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
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

爲汝故我施無惜無吝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
我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
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